

·名家题跋·

上海图书馆藏郑文焯手批《陶渊明全集》

周 兴 陆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号小坡、叔问、大鹤山人、冷红词客,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属汉军正黄旗,自言原籍山东高密。近代著名词人,有《大鹤山人词话》、《大鹤山人诗集》等传世。郑文焯,还是近代的文学评点大家,批点过《清真词》、《白石词》、《梦窗词》等。郑文焯也亲手批校过《陶渊明诗集》。

《陶渊明诗集》伴随着郑文焯的一生,他曾评点过两种版本的陶渊明诗集。其中评点陶澍《靖节先生集》的文字,曾由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辑录出来,于1924年底连载于《顺天时报》的《艺林》专栏。后又于1927年由《文字同盟》社排印,题名为《陶集郑批录》,署清郑文焯批,日本桥川时雄校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大学中文系在编纂《陶渊明诗文汇评》(中华书局2004年重印)时,曾引录了《陶诗郑批录》十余条。

桥川时雄(1894—1982),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1918年至1946年间长期居住中国,从事文化工作。1920年8月,他怀着对陶渊明的景仰之情,探访陶渊明故居,立志要写巨著《陶渊明评传》。所以,当他得到了郑文焯手批本《陶渊明诗集》时,非常欣喜,加以整理出版。在《陶集郑批录·自序》里,他介绍自己整理郑批的缘起云:

余夙有爱陶之癖,诵其吟章,慕其风徽者,匪伊朝夕矣。庚

申之秋，游观其故里，田畴芜秽，风月依然，抚醉石以狂歌，攀首阳而起肃，百年浮生，亦复未易多得也。夫既私淑之矣，靡所发明，更谁知其梗概哉？乃慨然搦管，搏志著述，以发其幽光，广其徽响，字斟句酌，浅唱低吟。《陶集》注版，四十余本，凡所闻见，罔不搜罗。有大鹤山人手批《陶集》，前年偶得于厂肆者，其文字不多，比之笺注诸本，颇为精核。予之西来，大鹤已归道山。辗转迁延，卒归予手，岂非天乎！予既辑其传，释其诗，凡若干卷，间插图画，以雅观瞻，乃遭震火，付之焚如。追忆增修，俟诸来日。唯大鹤手批，乃宇内之拱璧，亦靖节之功臣。用特略加补校，排印成册，以示同好，噫嘻，缅维高士，流览遗文，钦迟瞻企，曷其有极！丁卯秋八月，醉轩潜夫敬志于燕都采菊诗屋中。

桥川氏自称私淑靖节，自名其居为“采菊诗屋”，搜罗陶集版本，注释陶诗，为陶潜作传，可惜他写的《陶渊明评传》原稿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焚毁了。所以后来能够得到这部“宇内拱璧”的郑文焯手批《陶渊明诗集》，足以抚慰其心了，故将它整理出版。桥川氏还撰著过《陶集版本源流考》，也算是“靖节之功臣”了。长期以来，研究者在引述郑文焯批点陶渊明诗歌时，都依据桥川时雄的《陶集郑批录》。

但是，郑文焯还批点过另外一种《陶渊明诗集》本子，题跋和批语都远多于《陶集郑批录》，而这些批语从来未引起过人们的注意。

郑文焯所批点的另一种陶渊明诗集，是一种版式模仿竹册的白鹿斋刻本《陶渊明全集》，现藏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善本室。半叶七行，行十七字，前一行细格刻写“汉蔡中郎竹册”。在《桃花源记》一文版页的格边有“白鹿斋摹古”五字。这种版式的《陶渊明全集》，现在还较为常见。在全书的首尾空白处布满了郑文焯的题识，钤有郑文焯的印章（参见封三书影），所钤之印有：“叔问眼

学”、“叔问”、“鹤公”、“侍儿南柔同赏”、“天放翁”、“石芝西堪校书记”、“郑读”、“老芝”、“樵风”、“樵风逸民”、“鹤道人”、“叔问校定”、“高密”等。其中“南柔”为郑文焯之姬的名字，“高密”是郑文焯的祖籍，其他印章均为郑文焯的雅号。郑有《鹤道人论词书》、《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目》、《樵风乐府》等。上面这些印章都是郑文焯留下的，显然为郑文焯手批真迹本。

郑文焯的这个批点本，与桥川时雄的《陶集郑批录》所依据的郑批本是不相同的，那么两者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桥川时雄的《陶集郑批录》所依据的郑批本，据他在《陶集版本源流考》^①中所说，是陶澍《靖节先生集》十卷本。他说：

《靖节先生集》，凡十卷，陶澍撰。余藏有大鹤山人郑文焯手批之此本，其手批凡二十余条，中颇有发明原意者，乃摘录之，详加校补，以为一编，名曰《陶集郑批录》，既刊行之于北平客舍。郑批中记年者，前云癸未，光绪九年也。又云壬子，民国元年，即辛亥次年也。后云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也。可知郑氏抚读此卷已经三十余年，其半虽系感慨，校勘文字，亦不鲜也。

可见，桥川时雄所见到的郑文焯批点本是批在陶澍《靖节先生集》上的。而我所见到的是郑文焯手批于白鹿斋《陶渊明全集》上。更为重要的是，桥川时雄介绍了郑文焯批点陶澍《靖节先生集》的时间，是从光绪九年（1884）到民国元年（1912）。而笔者所见郑文焯手批白鹿斋《陶渊明全集》数则题跋所署的时间，则从丙午（1906）到1917年（详后）。从这时间的衔接上可以看出：郑文焯是先批点了陶澍《靖节先生集》，后再批点白鹿斋《陶渊明全集》，而且从所署日期上看，从1915年到1917年他一生最后这几年，随身带有白鹿斋本《陶渊明全集》，抚玩不已，时有批跋。现在我们先根据这些题跋来理清楚郑文焯的陶渊明“情结”。

在全卷末有一则朱笔款识：

己丑秋八月中秋前三日，裘庄村农阅记。

紧跟这则按语之后的，是郑文焯的附记：“此方氏裘庄旧藏，当在道光九年之‘己丑’岁。附记。”郑文焯的附记，使我们知道，这则案语的时间是道光九年（1829），也就是说，1829年一位姓方的号“裘庄村农”的人，持有并阅读了这部《陶渊明全集》。这位方姓的“裘庄村农”是谁呢？在首卷题目“陶渊明全集第一卷”正下方钤有“方焘私印”。“裘庄村农”，应该就是这位“方焘”了。那么，郑文焯是怎么得到这部书的呢？看郑文焯的一则题识：

余于乙未岁仲秋偶阅肆，得此本，以为元槧，审卷尾有“白鹿斋摹古记”在《桃花源诗》篇末一格，盖亦好事家刻旧本耳。鹤道人记于半雨楼。

乙未，是1895年。“半雨楼”，是郑文焯斋号，他有《半雨楼杂钞》。郑文焯此处说他是1895年得到这部书的。他最早题跋此书是丙午（1906）年，题跋云：

验之楮文书体洎墨版之格，殆明季江南耆古家所槧本也。虽乏校正之绪，而铅槧古茂，视坊刻正自硕异，亦足珍度尔。老芝记于吴小城东墅，当丙午中冬十有七日。

陶诗以宋汤汉注四卷本为佳。汉，字伯纪，鄱阳人，淳祐间充史馆校书，官至端明殿学士，谥文清。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为渊明异代知己。其所称引，多与世本不同。如《拟古》诗“闻有田子泰”句，独合《魏志》，今本多伪“泰”为“春”，其他佳处，尤不胜数指。吴氏兔床“拜经楼七种”所刻陶诗，即汉注本。今观是刻所沾伪谬注，无殊世本，而版纸精雅，类宋元旧籍。字仿古欧阳体，修整有度，著录家金弗载。又，是刻《桃花源记》文格边有“白鹿斋摹古”五字，咨诸簿录博古者，并无知“白鹿斋”为谁氏矣。

他在卷末有一段题识，也述及对这部《陶渊明全集》的起初印象：

案：安化陶文毅公集《靖节先生集》诸本叙录，择善而从，可云精博。其专校订《诗集》者，所见亦有数本，当以汤东涧本最为宋槧之善者，今吴兔床雕于“拜经楼丛书”中是也。是刻诗四卷，文录《桃花源记》，以有诗也；录《归去来辞》，以诗类也。卷中篇次并于汤本合，惟《归田园居》其六，及《问来使》一首，未别出之，盖旧本之编此沿伪久已。据陶刻所考见诸本，专说诗者无不有评注。是刻独无，间有校注及音释，亦有异于汤本。爱其版格古雅简净，因记所得岁月，亦别墨也。

郑文焯在这部《陶渊明全集》扉页有两则较长的题识，一是论述此书的版本价值，一是赞扬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分别引录于下：

按陶文毅公注《陶集》，搜合前贤校订旧刻，共十二本，而北齐阳子烈所编、宋治平三年虎丘寺僧思悦所题不在其列。考宋本最旧者，惟宣和壬寅王仲良知信阳日刻本。何义门谓其字大，乃学东坡书者。今此本犹有好事藏秘。又宣和时临汉曾纮言有莪易太守公所开《陶集》，近无知之者。在元则有李公焕、詹若麀二本，并有注，今并不传。明则有万历丁亥休阳程氏仿李公焕本、焦竑校宋庠本（张溥《汉魏百三名家》本则称善焦太史所订宋本，故仍其篇）、毛晋绿君亭本，以诸本校是刻，卷数篇次皆不同。陶文毅博览旁收，亦未之及。卷首惟昭明叙一首，似有脱简。以诗四言为卷一，五言为卷二、三、四，第四卷末入《桃花源记》、《归去来辞》二篇，余文并不附；字体学欧书。前一行细格写“汉蔡中郎竹册”，盖仿其册式也。至《读山海经》诗“形夭”句之误，此本正如曾纮说，作“刑天舞干戚”，岂元明时孤本，故世士罕观邪？

昌黎先生谓阮籍、陶潜为事物是非相感触，于是有托而逃。此最得隐者之微义。靖节诗冲夷高淡，若久孤于世，然观其“精卫”“形夭”之咏，“述酒”“荆卿”之作，颇抱韩亡之痛，至虑涉猜忌，因曰：“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以酒自

晦如此，故易代之后，独葆贞吉。颜延之《谏》，仍以“有晋征士”称之。世盛推元嘉之政，即此亦见。其文字之纠，不苛细也。士生危乱之世，无严处卓绝之行而设为名高，徒以简傲见绝于时流，或垂空文而得实旤，皆有违夫贤者辟言辟地之意焉。

郑文焯将自己的清室遗老心态，与陶渊明不仕刘宋相比，从陶渊明诗歌里找到精神的寄托，从陶渊明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记录郑文焯批点陶澍《靖节先生集》时的一则题识，这则题识，也题于这部《陶渊明全集》卷末，题云：

居恒慕晋人风致，其高节美行，又独以靖节先生自况，尝诵其《读史感述》首章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其当宋武改元、永初受禅之年，而先生行年五十有六矣，自后有作，但题甲子，不著元号。旧国之感，异代同悲。患难余生，年纪以合。昔以风致自况者，今不幸而身世更共之恨，无刘遗民辈相从于南村烟水间，一醉不知人间何世。吁，可哀也！辛亥十月，鹤记。

郑文焯自谓与陶渊明“旧国之感，异代同悲”，他眼中的陶渊明也俨然是一位遗老了。特别是辛亥革命那年，他也是五十六岁，与当年身处易代的陶渊明同庚^②，所以这种“身世更共之恨”就显得尤为强烈。《文选》五臣注曾云，陶渊明诗歌“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表明自己对新朝不予承认。尽管后代对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存在激烈的争论，可是“但题甲子”，却是易代之际一些士人不屈从于新政的态度婉转而坚韧的表露。进入民国后，与陶渊明“异代同悲”的郑文焯也采用“但题甲子”的做法。第一册末署“光绪辛亥岁不尽五日鹤语。时年五十有六”。只有在这辛亥年，他才特特强调“时年五十有六”，奇怪的是，“辛亥岁”不该再用“光绪”年号了。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误会，而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提起逊

帝。

辛亥革命以后，郑文焯孤愤落寞的心情只能暂时寄托在陶诗上。他的两则题跋（参见封三书影），道出他此时讽诵陶诗，安顿心怀之意：

史迁谓“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是义至耐人寻味。余每值百感横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辄沉坐孤啸，取陶诗而披诵，往复移时，顿觉天地晦冥为之豁然开朗，心骨空寒，独与卷中人精神往来，莫然相构于《形赠》、《影答》、《神释》之间，乃叹东坡晚年《和陶》之作，其知道欤！

世士尝谓有不平之感，但诵靖节诗，自然心平气和，然玩索其意内之言，如《饮酒》、《拟古》、《杂诗》及《咏荆轲》、《读山海经》、《读史述》诸作，风力沉雄，骨气奇逸，令人惧然发乎忠愤，止夫幽贞。盖其自高者固穷之节，而其隐切者故国之悲，汤文靖所谓既无所托以行其志，每寄情于首阳、易水之间，惟忍于饥寒之苦，而后能存节义之閒，危行言逊，可以深悲其志也。吾愿读者以贞苦哀之，勿徒以淡泊高之。

陶诗的“忠愤”，正是郑文焯忠于清室、愤于革命的代言。而陶诗超逸清拔，又是郑文焯澄彻情怀的药方。郑文焯于民国后题跋此书，所署日期的方式，也值得玩味：

乙卯岁终，樵风客归自沪江，又诵一过，时滇黔大举义师逼泸榆间。

乙卯，是1915年。这年底，云南、四川等地护国军开始了倒袁运动，郑文焯称之为“义师”。

宣统柔兆执徐之岁，孟陬月既望廿又三日，樵风客又读。柔兆执徐之岁，就是丙辰年，即1916年，他竟然还用“宣统”年号。

宣统九年，岁次丁巳，五月十三日奉复辟诏，再记于吴城。丁巳，是1917年，五月十三日，为1917年7月1日。所谓“奉复辟诏”，

是指在这一天，张勋、康有为等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并改民国6年7月1日为宣统9年5月13日。第二年（1918），郑文焯去世。

联系桥川时雄所说，郑文焯最早题跋陶诗在光绪九年（1884）他28岁时，那么，陶诗真正是伴随郑文焯一生了。尽管在我们看来，晋宋易代，与民国之取代清朝，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郑文焯的遗老心态，还是从陶渊明诗歌和人格上得到激励。我们只有见到郑文焯批点和题跋这部白鹿斋本《陶渊明全集》，对郑文焯晚年的心境才有更真切的了解。特别是郑文焯自称与陶渊明“异代同悲”，他晚年对陶诗也有独具会心的体验，值得陶诗研究者参考。

郑文焯在手批《陶渊明全集》时，也作一些文字校勘，一般都是依据何焯校本或焦竑刊本，今天看来价值不是很大。郑文焯的手批为墨笔，题跋亦多为墨笔，个别题跋为硃笔。《陶渊明全集》上原本还有一些佚名的硃笔圈点，郑氏有题记云：“是编研朱为圈法者，未著谁氏。会心人不在远也。”此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郑文焯批语对于陶诗深意的阐发。因为这些批语都是作于辛亥革命之后，而且这些批语又都是评论那些在郑文焯看来是陶渊明作于晋宋易代之后的诗篇，因此他对陶诗的微义、对渊明的“忠愤”更有切己的体验。或者说，郑文焯借陶诗来表达他在近代世变中的“忠愤”，因此在评论中，他过分着力于陶渊明的“世变感”，甚至放大了陶渊明诗歌中的“忠愤”情怀。

郑文焯在陶诗上下过工夫，因此有的批语见识卓越，对于我们理解陶诗，很有帮助。仅举两例说明。

一、陶渊明的《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历代学者乃至今人注释此诗，多认为是隐喻刘裕逼禅。但是这种隐喻，只能是史实的附会，从诗歌本身找不到任何依据。所以也有人不赞同隐喻说，如何焯《义门读书记·陶靖节诗》云：“此言下流不可处，不得谬比易代。”郑文

焯在此诗的批语中，引述《一统志》的记载：“桑落洲，在府城东北，过江五十里。昔江水泛涨，流一桑于此，因名。”（《明一统志》卷五十二）虽然这个传说见于文字记载时间较晚，但是作为一种传说，渊源悠久。陶渊明此诗所说长江边一棵桑树根株漂浮于沧海，与这个传说正相契合，而且陶渊明所隐之地柴桑，就是这桑落洲。此诗更有可能是陶渊明听到了这个传说，有感而发。所以郑文焯批云：“先生此诗，即借桑以自喻其苦节。”并驳斥“刘裕逼禅”说的傅会。

二、陶渊明的《挽歌诗》、《自祭文》，宋代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乃至今人的陶诗编年，都认为这两首诗文是陶渊明绝笔之作。甚至据《挽歌诗》里“严霜九月”句，而判定陶渊明卒于杪秋。郑文焯列举例子指出，晋人好为挽歌，就像唐宋人為自己作“铭圻”“志墓”一样，并非临终绝命之辞，陶渊明《挽歌诗》“词义悲放”，主旨“乃旷论知死之道也”，不能断定为绝命之辞。在笔者看来，郑文焯的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③。今人在编年陶诗时，要慎重考虑到魏晋时期的文体特点和创作习惯，不能根据后代的创作习惯而推断前代的创作情况。

注：

①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三十七页B、三十八页A，文字同盟社，1931年。

②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俱认为陶渊明生于兴宁三年，至晋禅于宋的永初元年，他五十六岁。

③今人龚斌先生《陶渊明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附录《陶渊明年谱简编》把《自祭文》与《挽歌诗》编入宋元嘉四年陶渊明临终的绝命之笔。袁行霈先生《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指出“魏晋文人有自挽之习，且非必临终所作也”，将《拟挽歌辞》系于陶渊明四十六岁。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郑文焯批陶卷一

漢蔡中郎竹冊

陶淵明全集第一卷

詩四言

停雲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湛讀曰沈園列

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雲寄停雲。蒙蒙時雨。八表同昏。平路無阻。靜

余在七未歲中秋偶閱肆得此本以為
元蔡甯卷尾有白庶齋摹古記在
桃花源詩篇末一格蓋亦好事家刻
舊本耳 鶴道人記于半兩樓

是編研宋
為國法者
未著誰氏
會心不在
遠也



之遺蹟請看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可味余每值百歲橫膺意有昨鬱結不得通
孤歎取陶詩而披讀注復移時頓覺天地延
所明心腎空寒獨與卷中人精神往來莫然相
神輝之則刀數東坡紀年和他之佳且盛焉